

穆
堂
別
稿

穆堂別稿卷之十六

臨川 李紱 巨來

記五

沅水汎舟記

鎮遠買舟由澧水經沅水順流東下至常德舟捷如馬
故馳驛者至此俱乘舟余以十月二十日至鎮遠二十
一日登舟亂流過江謁吾鄉所建許旌陽祠祠居石崖
懸磴數十級乃上俯瞰澧水夾岸衙舍民居鱗次可數
峭峯怒流洞矚貽聘東望江南北兩石壁夾岸而起跨
江爲石橋實滇黔門戶也祠迤南爲青龍洞緣磴而下

復上陡崖凡三折至洞有小寺山全體皆空其東有中
元洞祀觀音又名觀音洞兩洞中通近以中元洞貯火
藥壘絕隧道遂不及往下崖登舟穿橋洞而過一路石
灘礫硤飛流激湍無不險絕余所乘曰秋船小不容起
立家人所乘麻陽船尤小然每至灘瀨水淺石怒摩戛
作響舟不裂者僅矣行二十里至武定塘有灘曰大王
灘灘身長里餘水石衝搏飛沫高數尺濺入舟中篙師
俱倒撐舟使緩恐流急犯石則碎舟也稍前數里爲二
王灘險與大王相亞又十里至大金盆灘江圓折如盆
環抱洲渚若盆中置石山然又前數里爲水金盆灘兩

山曲抱江水迴折其間與大金盆同又十里過焦溪至
老虎灘舟人云前有大灘數年前老蛟破山下決灘而
過沅州江西橋其所毀也爲指示山裂處約百十丈又
前十里有灘曰九老鼠九石隱見水中舟曲折行其間
非長年三老莫敢措手又十里至栗子沖泊焉二十二
日早起行十里至雞鳴關灘勢亦猛烈又十里至清浪
衛東關外又十里至磨鈎灘又十里有石磯橫亘江中
大灘抱磯而下問其名曰猛虎跳澗云又十里至上羊
坪稍前爲中羊坪又前爲下羊坪灘俱湍急又十里至
顯靈灘黑石嶽嵌散布江面飛浪噴天灘下有石山尖

峯矗立逆流而起崖下水深莫測舟人云此灘險惡屢壞行舟今春壞一舟溺死十人舵工篙師俱沒惟浮出一屍餘無可撈覓不知沉入何處其可怖如此又二十里至平溪衙臨江岸有吾鄉許旌陽祠顏曰萬壽宮又二十里至青魚灘灘上石山屹立凹處爲小廟廟左有石岩岩下有洞深黑云乘炬可入稍前數里爲苗婆峒小溪橫入懸崖修竹蒼翠如畫又五里有惡灘曰餓鬼洞浪勢砰湃洶急正當怒流下有石磯橫出舟人至此篙槳迭下飛搶而過云凡舟過此灘謂之過鬼門關轉坂稍鈍鮮不破者又數里有石山束江北轉崖上有小

菴楓林映蔚下爲松灘長石臥水中楂枒若枯松疑以此得名又前有石岩曰獅子岩又前至岩門日嚮晦遂止不行二十三日早起解維行五里至三泡庵有大石如屋正當中流亦濫湏之亞稍前至銅鼓灘又前爲虎峽灘俱狎劣凡十五里至新砦塘又二十餘里至晃州驛又三十里至波洲一路江勢平緩又十里至柳砦塘稍前爲銅槽鋏規灘長二三里夾岸黑石深若狼牙巨者嚙入江中舟屈折趨避于白浪間如一葉拋擲天地爲轉側無定眞險境也五里至寺灘從高陡下高浪掀簸急不容槳夾岸高山深谷霜樹紅青濃縹千里若范

寬畫圖殊耐眺覽又五里至黃猴灘水石衝激亦猛灘
下爲黃猴塘江勢至此洄洑演漾曠若平湖羣魚所聚
漁舟無數鷓鴣千百水獺相間立或以柳條環圍貯石
爲墩臺立水中魚牀簷簪簪之屬散布水面稍前下
陡灘一瀉里餘峯迴江轉忽見黑石彌望二里許如牛
羊千羣散牧郊垌又如入武庫攢矛架戟鋒刃森羅狂
流急怒舟駛若飛水聲雷殷人語不相聞篙師舉手左
右以示持舵者曲折摩戛石罅間一篇誤着石縫中篙
師幾墮簸蕩一食頃始定舟人徐語余云此灘名滿天
星最險惡歲壞舟無數南岸有楊四將軍廟行者刑牲

以祭乃敢下客商由鎮遠至辰州者必過此灘及阿灘
青山洪三處始相慶無恙焉又十里至便水驛抱洲曲
繞下二里餘至一險灘曰老鼠鑽洞舟行石間盤旋而
出又三里至迴龍塘灘石礚礚盡露水面其左有小洪
摩洲而過又五里爲白馬灘亦沅水中險灘著名者下
灘爲白馬舖維舟宿焉二十四日早起大霧徐發棹行
五里至一灘陡下名曰陡灘又五里至雞籠塘一路高
山夾江曲折望天一綫絕類嚴州七里瀨又五里至王
霸灘又五里至大霸灘俗譌爲打卦灘以黑石散列如
擲筮也又五里爲烏龜灘並水石衝激可畏又五里至

青山洪黑石如亂峯長二里餘險與滿天星埒西岸有
老君廟稍前爲惡灘俗訛爲阿灘險劣尤甚萬石叢立
從灘上望灘下若高屋建瓴一落千丈易與石犯故尤
爲可畏又十里至汪峒塘又五里至石灰灘灘水頗深
然勢長而峭順流猶易溯流者則牽挽甚難稍前爲馬
王灘五溪人稱伏波將軍爲馬王然伏波未嘗封王疑
爲楚王殷殷嘗遣將平飛山洞酋今靖州有馬王廟此
蓋其昔所經營處耳又二十里至沅州有協鎮謝君瑛
暨知州來迎二十里至汭洲泊焉二十五日早起行二
十里至羅舊驛又二十里至馬公坪舟北行二十里至

盈口三折而下有灘曰噴水灘白浪噴天而起余舟至
此一浪掀入舟中半船皆濕旣下灘復南行十里至汪
塘鋪十里至楓林塘楓林甚盛又十里至鍾坊塘東岸
屬沅州西岸則寶慶新化縣地也山勢漸開朗村莊疎
豁又十里至珠站塘隔岸林壑甚美江水圓折三面環
抱旣維舟登岸眺覽久之二十六日早行下灘里許至
高廉洞洞在水中高灘陡下巨石擊撞舟人撐舟掠洞
沿過一篙誤着石罅急不可拔棄篙去之又二十里至
桐塢塘有水洞曰桐塢洞舟亦掠洞而過又十里至頭
塘天陰雨又二十里至黔陽縣北門遶西門過南門外

靖州唐谷水來會挾與東去縣三面環水惟東北一隅
依山學宮在西門外江勢曲抱形勝亦宜沅水白經沅
州以下千回百折無十里直行者蓋兩岸山尖犬牙交
錯倏南忽北驚濤怪石無處無之至黔陽以下乃彌甚
去縣十里有灘曰大噴水灘江底皆石無風起波又十
里至牛叫灘亂石萬堆綿亘江面如鯨鱗橫陳牙吻張
哆灘下有漩渦水漲時行舟稍鈍卽回旋吸入深底不
復出矣又十里至大鷗鷁灘觸石起浪尤爲猛烈輕舟
一葉穿出浪底天跳地蹕心動目駭岸有老君廟舟人
豫索一雄雞至廟前割血祀焉又十里至珠窩溪又十

里至連洲灘雨石洲相連波瀾俱壯閣下灘爲洪江汛頭塘入靖州會同縣界十里至洪江驛有會同縣雄溪來會洪江爲湖南市鎮居民數千吾鄉賈客建許旌陽祠于江渚余泊舟祠前有同鄉四人來謁隨登岸謁旌陽祠書祠扁大字四是日午後雨雪雜作北風甚烈廿七日以風逆食時始行五里下小戊戌灘風猛小休復行下大戊戌灘行五里風猛如故依山凹泊焉望東南衡州諸高山積雪燦然對岸有孤塘不可據午後復衝風行三里許至茶陵溪有小石塔又五里至分莊廟廟在東岸岸上山全體皆石兀若巨鐘無慮數千最高處

有石塔半圯又十里至牛皮渡稍前爲松山塘風雪益
猛就石山泊焉夜分風歇二十八日黎明舟人鼓楫而
前比日出望西岸高山有廟古松掩映問所至則安江
堡也安江在東岸有巡檢屬黔陽縣去昨所宿處已三
十里矣念昨日逆風之苦乃益覺無風順流之樂洋洋
然披衣起盥嗽啜茗俄頃又十里至黃絲灘北岸山
頂亦有小廟山下石勢嶙峋長亘二里許有水洞曾壞
舟楫下灘十里至破店灘又十里至旂灘夾江黑石萬
尖斜刺如黑旂西靡水深莫測又十五里至新渡河東
岸居民頗衆又十五里至桐灣塘又十里至鑛城牆江

岸有某太守祖墓周遭黑石墳起如牆垣因以名其地云又十里至黃金口有塘曰允廟塘稍折而西復北行三四里至一灘亦名鷓鴣險與前大鷓鴣灘相亞黑石森列如長江萬鴉綿亘三里餘舟屈折石間偪仄殊甚下灘又三四里至千坵田日暮休焉自黃金口以下地俱屬清浪衛此間有清浪田千坵故地以此名云廿九日早起繁霜如雪促舟行里許下小灘又七八里至曹王塘天大霧行十里至江口塘蓋澈浦縣澈水從西來會也又二十里至白沙塘又二十里至辰溪縣界至白面石臨河有石山俯瞰白若傳粉又二十里至修溪口

又二十里至辰溪知縣余君繩武乘舟溯流來迎望西岸有麻陽縣黔水來會凡二十里至浦市塘市在西岸時天已昏黑望隔河燈火亘數里蓋辰郡大鎮視洪江尤盛云三十日早起大霧行十里至白沙塘霧益彌漫舟人恐行急觸石不敢鼓楫放舟中流聽其自行十里入瀘溪縣界至白龍崖霧稍開崖高插天而起石黑質白章雜以紅黃如繪畫中有白紋數丈絕肖升龍故以名崖時崖霧散踵頂皆露獨龍紋隱霧中又行五里至辛女岩回望岩際白紋鬚髮亦不甚似龍形也辛女相傳爲高辛氏女配盤瓠者山頭有石類人云爲女所化

懸崖石罅有木船一長丈餘云女所遺者土人呼爲沉香船又前五里至嚮水洞洞在石崖下中有泉流出作微瀑二疊上一疊長五六尺下一疊長丈許春冬不涸夏秋尤壯洞旁有岩廣三丈深稱之自白雲崖至此十餘里石崖臨江皆高數百仞峭如刀削五色斑斕石罅間皆構小屋匱匝層累云昔苗亂時土人自崖上縋下藏弄衣物意所謂沉香船亦土人藏器物者耳槃瓠術吳將軍頭事出小說鄙誕不足信古不獨無姓吳者亦無吳也吳卽虞也古字多添虎如平作虜彬作彪処作處祖作檀皆是史記吳世家贊亦以吳虞爲一漢吾邱

壽王兩都賦作虞邱蓋吳虞一音故吳虞非二字公孫
以王父字爲氏故虞仲之後爲吳氏古安得有吳將軍
哉或妄爲此說以辱諸蠻可也其汚鱣帝女亦甚矣又
二十里至瀘溪縣東門有乾州河自南來會又十里至
小龍溪塘又五里至雙州灘江有兩洲相並又五里至
紫草灣一路山勢漸就平坦又十里至對口溪江南北
雨溪合注故名又十里至寡婦橋又十里至辰州頭塘
又十里至辰州府西水自郡城西北來入于沅水繞城
南復東北去沅水發源鎮遠出灘水入沅州界稱沅水
過辰州府城以下則稱辰水蓋沅水自沅州以下雖數

溪寒合皆不足與沅水敵故以沅爲宗止稱沅水惟酉
水發源四川西陽山經永順保靖二土司水勢洪壯故
沅水不得專名更以所經地爲名也是日宿辰郡南門
外有沅陵令來候十一月初一日早起大霧發棹行知
縣饋鯉絕肥腹如羊肪通體黃脂迸溢食之膠唇溢齒
細滑比鮮魷而味尤厚眞嘉魚也二十里至柏葉塘稍
前爲柏葉灘無風而波湧舟人云水中皆大石故衝激
爲此又十里至九磯塘稍前爲九磯灘白浪掀簸二里
許水中石磯凡九云又十里至渾水塘其下爲渾水灘
聲若雷吼水淺石劣尤險于柏葉九磯稍前有石磯橫

巨舟再折乃下水漸深怒濤從水底騰湧而上舟低昂
其中凡三里餘望上瀨船百丈牽江歌聲哀切爲之慄
然蓋馬伏波武溪壺頭諸境皆在此地雖世遠俾明瘴
癘少減而山川之險如故真令人思鄉里也又十里至
洪子塘又十里至百瀠塘民居百餘家昔總督蔡公征
吳三桂時曾駐師于此又曰百營稍前爲百瀠百斗灘
謂灘勢百瀠洄百斗折蓋楚語如此灘長數里波濤崩
奔可畏又十里至猪洪溪塘有灘亦險怒又十里至夾
灘又十里至腰塘日暮遂宿于此自柏葉灘以下至此
兩岸皆高山江益深石起立江中往往如小山綿亘險

峭健怒于舟楫殊非宜然使好事者築別墅江干以亭
臺叅置島嶼間若江樓水榭釣臺花檻亦復佳絕初二
日晨起行十里至重陽溪入清浪灘口白波噴入舟中
舟人剪牲裂紙望祀馬王神余披衣起望江兩崖黑石
如鍊城巍聳凡十里至清浪塘黑石益崢嶸交錯于江
彌望皆山若馳馬萬峯間不知爲江行又五里至馬王
廟前浪益洶湧怒沫噴天廟前屢壞行舟近日貴州開
州知州過此一舟覆溺男婦五六人余同鄉浙撫朱公
軾有弟赴雲南賓川州任過此亦覆一舟溺一子舟人
無得免者又某經歷一舟亦覆於此溺五人云又五里

至洞庭溪小溪自西來會又十里至夾板塘自重陽溪至此凡三十里驚濤怪石相接震蕩心目灘之險且長未有過于此者土石皆作深紫色苔紋淺碧爛若藻繪又十里至雷洄塘又十里至麻衣塘水勢漸平緩又五里至螺螄崖一峯臨河聳拔若浮屠高入雲際上有庵曰明月峯頂爲高閣若浮屠之尖四周陡絕無可扳緣惟西一峯可登中隔小澗爲石橋以渡垂虹半空覆以瓦亭結構殊勝傍數峯亦奇峭如崩雲墜石無不凜凜崖下水沉綠如油凝莫測其底又五里至甕子洞有灘甚陡

國初開雲南時洪閣部承疇爲鍊索崖間以引糧艘石孔
猶在又十里至界首塘入常德境川原漸開朗又十里
至大泖溪又十里至小泖溪一路多魚梁梁立洲渚間
上爲木棚下支千柱廣數丈長倍之迎流一面貼水下
流高丈餘如層臺下有橫椽置竹落百十盛石鎮之每
春夏水漲魚跳入梁中一夕或千百斤梁各上魚課又
十里至水心寨東岸有溪溪口有石山二拔起千仞上
有廟溪水環山趾出注于江又十里至角板崖稍前有
高山二一在岸東一在岸西曰姊妹峯昔有姊妹二人
修煉于此今各有廟宇在山巔云又十里至楊家灣又

十里至穿石塘有石崖高百仞橫入江中南面有石岩穿穴東出以地圖攷之當卽古壺頭山蓋馬伏波所穿避暑石崖也又十里至故鄉鋪日已暮以湜直無可泊舟又行十里至紅崖塘乃休夜定北風大作心甚憂之四更風止初三日早解維行十里至白馬塘又二十里至桃源縣又四十里至陂溪望西岸川原平曠水亦澄澹無復險阻又二十里至河汊又二十里至鱗魚灣又前爲花馬隄隄易決歲一修之又前至常德府自鱗魚灣至府城西門繞南門而東居民旅店連綿三十里亦西南一大都會鎮遠以下未有也

遊底園記

底園在府城南二里李鶚立氏之別業也鶚立爲周子
玉上內兄弟故周子讀書其中予以試事走八十里抵
城驟聞其勝至之日卽偕友人往遊急求其勝而覽焉
園前臨大湖左帶夢港瑤湖之水週遭密樹千百頭草
青不斷野花雜生日將晡山額盡黃霞彩隱半江細紫
如縠水氣雜亂烟蒸蒸上升冒湖面若無覩度倉卒不
可窮相與攜樽罍負深林席地豪飲譁笑動林木崖下
估舟往來者咸瞪目瞻視而過日暮強入城明日就試
草草書兩藝卽出襖被走底園時三月十三日也月早

出遙光密陰爽然若洗乃相與求昨日所不窮者穿茂
林以出望江面水稍去大洲截江來沙白如月隔岸林
木僧舍皆可數復從林中俯而返落花滿衣飛動視之
則皆月碎影也湖中短蘂漫漶勢若接連近審之皆中
斷漁者桔槔者夜定不休湖寬甚求之不窮其右之林
屋隱然則望之而已聞城鼓統如四下乃反問周子園
所由得名曰舊園名李多李樹所見千百頭者是也余
自二月來見地勢卑恐爲水所蝕然自是數經大水筏
皆達門而止四望淼沒而茲園屹立若底柱然此予所
以有今名也李生曰有是哉地其有形者也以周子之

智猶不能信之于未經衝決之前況無形之文歟周子
負悍傑之才以奇自鳴屢試必冠其伍去歲偶爲野濤
漫流橫加衝決所知咸憂之而周子獨立不懼亦若底
柱然雖智者其孰知其自立乃若此之強哉今周子益
務工其言以求信其說他日障百川迴狂瀾宜所必至
而惜乎衝決之者遽以湮沒枯死不及少留以觀其後
也以底易李其亦有以樂于斯歟周子笑曰非予意也
然子姑妄言之而予姑妄聽之鶚立目大不妄大不妄
請書以志吾園遂書之

穆堂別稿卷之十七

臨川 李紱 巨來

記六

漕行日記一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戶部以漕艘過淮踰限

奏請照康熙六十一年之例特遣部院堂上官二員督催
上可其

奏令列名以上六月初四日酉刻奉

旨催趲漕船着傳紳李紱去初五日大祭

天行皇太后梓宮黎明赴

景山陪祭始聞

命祭畢卽同傅公至吏朝房商請

旨事宜漕務多積弊聞從前催漕官有因緣爲奸利者傅公
任吏部右侍郎十餘年操守謹飭余深幸同事者得人
傅公亦稔余慙直無他腸交相慶也日近午始繕就劄
子時

上廬居貞順門內由

神武門入啟

奏請各帶司官及筆帖式一人火牌

奏事併

奏于次日卽行隨奉

旨能于明日卽行甚善所帶人如所請奏劄附河道漕運二
總督奏事人來跪聆訖卽叩辭余出外城到家日晡矣時
方久旱河涸聞河漕二督于漕河中夾築小溝如甬道
聚水進船日不能數里是夕不寐念非天雨水大作雖
竭力無可催庶幾仰藉

聖德動天或可有濟然是日

奏事時天已陰得微雨至初六日早起果大雨早飮出廣
寧門披油水騎馬行泥淖中日暮至良鄉縣與傅公會
合止焉初七日行七十里至涿州又六十里至新城路

遇河道總督家人賁

奏摺進京河督齊公向爲永定河分司明習河務余效力
河工時待余極有禮謂余不終廢余亦以總河之任期
之今

皇上知人善任齊公果當此選而余亦蒙

恩起用故余與齊公交相得其家人亦素識余因詢近日河
水何如云主人此

奏劄正爲報雨水也初三初四二日山東一路大雨河水
長丈餘漕艘通行矣余大喜初八日行六十里至雄縣
則途間水溢迂道乃得行蓋連日大雨由山東至直隸

俱霽霈也余與傅公喜甚疾驅而前又七十里至任邱
日將晡又七十里至河間府夜鼓四更矣換馬時假寐
一食頃天將明復行七十里至阜城又六十里至景州
初十日早飯至德州望運河洪流奔放山東河南糧艘
連檣而進僕從皆踴躍稱慶云初余恩遽出京一切文
檄未暇料理而直隸所屬府廳州縣各官向來亦不餽
過客至是權州事某始來餽酒食余素不受餽遺惟酒
席每強受焉蓋念其業已損費也時酷暑物皆立腐無
可下箸者又自計若不峻絕則前途或又糜費竟却之
併遣檄先行謝絕自是雖有餽者亦不受矣是日至恩

縣知縣陳學海江西進士來迎余族兄舍人茹旻爲陳
令同年時在恩來晤同館畢別去余復行七十里至高
唐州十一日早行六十里至荏平又七十里至東阿知
縣何一蜚江西舉人素相識亦來迎館已行十二里宿
東阿舊縣十二日早戒行疾走六十里至東平州又六
十里至汶上縣又八十里至濟寧州蓋德州而南行運
河之東不與河相近而漕務孔嚴欲亟至濟寧與河督
齊公商速漕之策故日行三站時方酷暑聞賁

詔官賜死者二人余與傅公亦幾殆日暮至邸館沐已乘月
至蓮亭會河督齊公屬檄沿河州縣官趨河干辦漕務

齊公又委文武員弁各二人分隨余與傅公給巡捕之役十三日止不行發檄飭押運官弁晝夜趲行又檄禁催漕官弁毋許借多載土物之說索詐運丁商賈蓋運丁行糧本不敷用例得載土物六十石以助運費猶不能敷因載客貨蓋迫於不得已而從前催漕員弁藉此索詐或酷以濟貪有杖殺運丁者至於盤查勒捐糧舟反因以阻滯故余首禁之爲檄牌二一由濟寧南行以達于淮安一由濟寧北行以達于通州並令役荷牌傳諭以甦丁困焉十四日同傅公分閱在城天井二閘宣明啟閉之令十五日傅公馳驛馬先赴八閘會漕督張

公屬余由水驛順流催漕十六日至魯橋民居稠密河曲如鉤十七日至南陽山東巡撫黃公遣家人致書餽食却之南陽疑卽魯慎子所欲取者民居甚盛爲魚臺一市鎮留所帶司官蘇渣庫駐其地上下催趲十八日至夏鎮河水稍淺心竊憂之日午雲起大雨如傾盆近脯始已河水驟溢平兩涯亟令啟閘通漕放行十九日至邢莊閘移檄漕督張公更定傳牌之法蓋漕法本閘下板訖然後發牌交閘役步行送上下二閘牌至然後啟板二閘相去或數里或數十里啟閉需時間役送牌又緩漕行所以遲也余商咨張公傳牌人當騎馬馳送

本閘所放漕船未完前卽發牌傳上下二閘凡閘相距
十里者餘十艘卽發距五里者餘五艘卽發蓋每進一
艘閘役馳馬可一里餘艘進訖而牌已達上下二閘此
閘將閉彼閘已啟中間不留餘隙從前日放二漕者用
此法可放四閘其速加倍張公深以爲然卽檄行十九
日至夏鎮傅公從八閘晤漕督還相見商所

奏河水情形漕運節次因停一日撰劄子繕寫既定二十
一日傅公別余北行駐濟寧督催而別遣所帶司官蔣
永祿往催臨清諸閘余攜劄子就漕督附

奏因順流南行直至淮安督催尾船是日行二十里至彭

家口地屬滕縣沂水來會河西舊有三空橋沂水截運河橫過經橋下入微山湖因名十字河五六年來湖淤橋亦湮近始清出橋柱而湖地已高水不能橫入每沂水發挾山沙歎注運河舟膠不行發河夫挑濬甚費人力土堅如石河夫俯拾日不能深寸許然兩崖沙積成數邱矣余貽書河督齊公請于沂水上流作滾壩數座以截山沙黃河方決中牟齊公有河南之行未暇及也運河在滕嶧之間有泇水來會因名泇河余率泇河通判登沙積小邱望沂水形勢示以作壩之法日暮始解維二十二日至韓莊閘西督催望微山湖彌望皆高梁

而已微山湖本蓄水以資入閘余五年前經此水面尙寬數十里今淤塞殆盡蓋漕務之壞如此二十三日行二十四里至張莊閘催漕千總庸劣指麾無策半日止上十數船旣不能分派打差又不能預伸眾緯運丁譁緯夫怠糧艘擁擠不行凡糧艘上閘謂之打閘通帮派夫帮引謂之打差打差之人有各艘派出者亦有通帮公僱本地緯夫者此中弊竇甚多調度甚難如令運丁先給緯值則緯夫受錢而逸如令進船後再與緯夫僱值則運丁揚帆徑行靳值不與引緯之時緯夫多不肯用力催漕兵丁私分緯值亦不嚴督或催漕員弁督加

鞭笞則緯夫約有暗號齊力猛掣百丈立斷船在急流
後船不及避觸而兩傷否則流入迴浪中遇淺而破余
下令每船一幫頂閘水平之閘通幫派人打差水急陡
如張莊用夫多者卽兼和僱本地緯夫其和僱之法先
數錢掛船前再令各夫引緯船旣上卽發錢兩不得相
欺將啟板時卽先將各船緯索逐條引清按先後次第
排定前船甫進後船卽行無頃刻之誤進船之時緯夫
所引者頭纜也舊例尙有梢纜則閘夫與運丁引之頭
纜偶斷則急以梢纜繞閘柱船卽不至倒流而運丁息
又以閘夫索錢多不掛梢纜過緯夫作弊卽有損船之

患余嚴飭務令加梢纜令閘官約束閘夫必齊心引之
由是頭纜雖斷舟無損傷而絳夫亦不復爲掣纜之弊
矣然余旣不能長駐此閘而千總庸劣非訓誨所能及
因移咨漕督別委能員二十四日行六里至萬年閘又
十二里至丁廟閘止焉蓋每閘停舟觀其進船之遲速
而稍授以法二十五日又六里至頓莊閘又八里至侯
遷閘又四里至高廟漕督張公在焉過船相見余敘述
奉

命之意問近日尾船已盡渡黃河否張公謂尙有數幫未渡
黃河者皆江西船而撫州幫因演劇神廟停泊數日遂

爲河沙淤阻已飛檄拘運弁訊明卽谷革矣余言某亦
以尾幫尙未渡黃河爲憂將直抵淮安督令速濟也張
公留共飯因出余與傅公二人報明漕運水勢情形

奏劄屬令附

奏焉二十六日別張公東行八里至臺莊關自韓莊至此
謂之八閘蓋漕河自濟寧之南皆順流南下至韓莊始
折而東地勢甚陡運重河逆溯流甚艱故八十四里而
連建八閘每歲漕督尤加意于此云又五里至黃林庄
又十二里至梁王城泊焉其地有梁武帝祠然城曰梁
王疑梁臺初建曾駐節于此也二十七日早行十四里

至夾溝又十五里至沙家口有邳州新城小河來會又南行七里至新河頭新河爲

本朝所開下至貓兒窩與舊河合河上流始此故曰河頭云又十三里至三汊河有徐州河自西南來會故名又十五里至貓兒窩二十八日早行十里至馬莊集集在東岸有橋四空又十八里至姚灣口再前河身曲甚三南三北共十里曰牛頭三灣云又前有減水閘放水入湖問湖名曰西湖以在河西耳俗呼也凡十里至九龍廟兩岸民居相接不斷蓋沿河地皆低窪無可居可居者惟兩隄耳又十里至皂河口止不行湖廣漕艘散漫

斷續不前其頭帮停泊鬻貨物詢之土人云停三日矣
亟令隨行巡捕官拘運丁杖之始解維行此地爲邳徐
間一市鎮糧艘鬻貨物者多濡滯于此因停三日督催
仍下令傳諭各丁凡鬻貨卸貨者許令小舟附糧艘行
一面趲行一面起卸庶運丁得霑附載微利而運期亦
免遲誤初聞從前催漕者借禁止附載客貨爲名于不
近村落處搜檢客貨拋擲兩崖旣無垛舍可儲亦無人
夫可僱窘而行賄不饜不止余深悉其弊故初至濟寧
卽首申禁令焉七月初二日早行十二里至半邊店又
十八里至駱馬湖口湖已障于隄而黃河支水從西南

來會水勢甚盛一瀉而下疾若驚雷漕船牽引甚難停
二日督催初四日早飯後行十里至五花橋又十里至
宿遷縣東關是晚入城訪同年徐晝堂庭中紫薇花盛
開賦詩一章初五日解維二十里至孫家塘又二十里
至白洋河東岸決爲小河曰留龍澗有橋九空橋頭草
屋數間西岸卽白洋河峭有千總駐防其南有木柵收
稅爲宿遷關分守巡攔地宿遷故無關從前因河督令
南來商船帶裝隄石後收石者勒索交費舟人苦之自
願每船輸裝石費若干遂因緣私征貨物百倍石費近
日臺臣

奏請加額至五萬然關旗猶稱征收石稅循名責實通商
惠民以復舊制必有任之者河稍折東南行二十里有
村曰古城又折而東北二十里至崔鎮北岸草房數十
間而已又十五里至曹家嘴又十五里至中興集集屬
桃源距縣城十五里而近然集在運河之西家人持勘
合赴縣押印渡運河又渡黃河甚濡滯至暮始返聞撫
州帑尙有十八船未渡黃河而淮安官吏謂余必至郡
肅館以俟余畏煩擾地方遂不行遣所帶筆帖式往催
初六日捩舵溯流而北是日大霧霧散得微南風然水
方大泛用繹夫二十有三人而虛舟不前至宿遷懸鼓

發更矣明早挽舟上近午始至駱馬湖口自入閘以南
惟此地急溜難上運丁于淮安短僱緯夫過此溜始返
近日漕艘水手有打加添惡習蓋水手中黠桀者號召
其眾毆辱運丁壓添工貲稍不饜卽搥擊船具攘奪客
載運弁莫能制浙江温州幫過淮後卽爲此狂舉余以
語漕督張公重杖其魁荷校高廟側兇醜稍戢而淮安
短緯夫亦尤而效之余在中興集有撫州幫來懇緯夫
打加添傷其項頰余詢緯夫安在云已前行聲言至駱
馬湖口將大關余卽飛檄漕標後營游擊方文登嚴加
禁治蓋方遊擊以催漕駐營于此也至是來迎詢之云

首禍者已就拘繫不敢譁矣是日七夕至皂河口約二更許秋河耿耿纖雲不起初八日早行見撫州幫船詢運丁云尾船淤阻者已于初六日盡過黃河矣余在宿遷檢該營去歲漕艘入汎出汎號簿尾船過黃河亦係七月初六日因念去歲漕艘過黃河逾限以至凍阻大半今月日正同將來正不知何如也心甚憂之督僉各幫前行晝夜不令停泊凡運弁投文及運丁投花名冊向日催漕者俱有陋規沿途催漕文武官運丁俱有餽送調之上宜余訪問今歲漕艘亦每船派銀四兩爲料理催漕大人費用余初至濟寧卽嚴諭禁止併禁沿途

催漕文武需索餽送每帮運弁運丁叩見時必首詢曾
否費用及兩岸催漕官有無需索嚴飭不得容隱官弁
人役頗知畏懼而此地有孫遊擊者督催甚嚴余頗嘉
之後細訪其所爲特以憤不得常餽故遷怒旂丁非誠
于督催也尾船旣過未追究然法立弊生如此爲太息
久之初九日過三汊河至新河頭望隄東民地悉成巨
浸蓋六月以來大雨時行故也余雖喜運河通利亦甚
閔民人田廬之苦而舟人謂邳泗之間夏秋洪水實歲
以爲常云暮泊夾溝驛初十日早至梁王城其地有金
龍四天王廟湖南二帮糧艘停泊廟前結綵棚合兩舟

演劇余亟令查拿立將綵棚毀折蓋糧艘固不容停泊
而是時

大行皇太后服制尙在百日內也須臾喚押運通判及千總大
加詰責並叩頭云官弁固不敢爾因昨晚停舟避風值
大雷電舟纜皆斷掣出四舟其一竟破水手等恐懼故
養神以攘之余謂

大行皇太后之喪百神有知皆當制服彼何敢觀劇耶官弁叩
頭流血謂實水手所爲水手等愚頑無知官弁不能制
乞寬宥因移知漕督杖首事水手數人遣之又前至黃
林莊莊舊有草壩向年尾船過此卽加封築以養八閩

之水今歲大水通漕併草壩沒水中蓋天人效順十餘年所未有也是日宿高廟十一日早行進候遷頓莊丁廟三閘水俱平閘背約高十二板至萬年閘地陡水急始依會牌啟閉漕督張公在閘監視余往晤共飭因深談漕弊余初出

京時有鄉試同年係軍籍者贈余一冊備載過淮抵通漕艘之苦凡官弁兵丁胥役陋例皆在焉張公云近得一劄子專言天津以此運丁之苦尤爲心惻余謂天津以北倉場總督所治也今漢倉場陳公天下清官滿倉場李公爲

聖天子特用此二公不爲疲丁甦此困將來復何所望張公
謂二公亦未必盡知交淺不敢言深誰爲二公言者余
慨然曰余當任之十二日止不行卽于舟中作長札致
陳公併達李公後附積弊條件借張公官封飛達焉十
三日張公別余往高廟料理漕務蓋張公座船及胥役
皆在高廟也余以此三閘地陡進船甚難張公旣去因
留督諸船至十四日晡時始行至張莊上流水復大發
八閘復通漕行十五日過得勝閘復指麾下版久之乃
行至韓莊近二更月明如晝十六日五鼓行十五里至
姑莊天明又二十里至郝山觀微山湖決口約寬十餘

丈掣入糧艘三其二引上一竟破折板而去底猶沉湖
中詢所載米已灑帶本帮約耗三之一云凡糧艘有損
壞未沉者先搶救米石分寄同帮各船赴通交納謂之
灑帶又前至彭家口詢湖河通判十字河淤所取篙試
水深六拿半凡中人大指與食指所及爲一拿合營造
尺五寸江南浙江糧艘小而載輕每丁運不過六百石
水五拿卽可行江西糧艘較江南浙江加長三丈餘載
米九百餘石或千一二百石不等水七拿始得行湖廣
船載米亦不過六百石因江湖之險與江西同故船式
與江西同亦用水七拿江西湖廣路遠船多後至此時

所過皆江南浙江幫故遄行無阻而余慮江西湖廣船
至不免淤阻嚴飭泖河通判急加挑濬務深至七拿以
上乃已通判治泖河北起珠梅閘南盡臺莊故獨以責
之云日午至夏鎮風暴至大雨踰兩時維舟不行日沒
復行十里至楊家樓又三十里至珠梅閘入山東魚臺
縣界又十二里泊徐家營房十七日天明行四里至滿
家口聞有決口因登岸閱看有嘉興白糧船一隻掣入
米已分給通帶船不能上又行十八里至馬家口決口
尤寬細詢土人云東岸故有減水壩管河官署魚臺主
簿盧某貪而劣每歲有修河銀數百兩盡歸私橐又將

昭陽獨山二湖召民種藝而私收其稅畝索錢百三四
十文日久民怠黠者以其爲私稅也不時賞罰恚甚因
河水大發決隄灌之日彼不償吾稅吾亦淹其所藝然
水勢洶湧旣決遂不能復遏倒灌數十里併及濟寧州
境怨聲載道余嚴詰之叩首曰不敢不敢而已督令修
堵曰無費費須責印官余一面移咨河漕二督及山東
巡撫會稿

題叅一面檄魚臺縣料理決口自夏鎮以上兩隄之外水
勢浩渺東爲獨山湖西爲昭陽湖獨山地高水可入河
昭陽地低必下入閘乃能濟運然昭陽淤淺民人種藝

殆滿與山無異又二十里至邢莊聞糧艘雙掛間不容
刀雙掛者兩岸俱泊也問何以不行曰濟寧至此百二
十里頂幫不能前蓋濟寧在城天井二閘爲之阻也余
亟催舟人疾進窮其所以阻者稍前五里昭陽湖隄決
舟並由獨山湖行以避決口凡行七里至利見閘詢閘
吏云糧艘過此者四百三十餘艘矣又前三十里至南
陽余所委蘇司官來迎以勘合鈔牌用印止不行十八
日行八里東岸有溝來會詢其名曰沙泉然舊圖南陽
以北惟有硯瓦磨鑣二溝豈其一耶又一水來入運河
在南陽之北今河水大漲倒灌而入其口嗟然疑卽泗

水也又四里至棗林閘閘故不下板以上流有山沙淤淺因下板蓄水濟之又四里至魯橋又九里至師家莊閘又五里至仲家淺閘停舟謁仲夫子廟碑版詩文皆近人作古雅者絕少詢其子孫甚盛聚族此地者八百餘人第宅極壯多立鵬吻其在開州泗州者盛亦稱是云又六里至新閘又八里至新店閘又十八里至石佛閘又八里至趙村閘又六里至在城閘又一里三分至天井閘天井地陡故里許卽建一閘焉濟寧文武官來迎者云公館在蓮亭蓮亭者卽古南池在濟寧南城下今爲河漕二督公會之所六月初河督齊公以

國服居此齊公尋以河決中牟往河南傳公館焉近因張秋漫口傳公往視故知州以館余二十日傳公自張秋來余亟往訊張秋水勢傳公曰濟寧以北六十里無一船余曰濟寧以南船阻滯胡不速之曰予不暇與公同事矣昨部文至有

旨命予由淮安查河決下流有無傷害高堰一帶仍溯流而上直至中牟與河督齊公商酌堵塞機宜而別

命漕督張公助公饋運餉已卽行矣因與共餞而別然張公尙在入閘而濟寧以南漕艘壅塞不得行者百有二十里此必有故思至徹曉二十一日早起親至天井閘調

度召管河同知及閘官問船何以壅阻曰法如是不能
速也問天井以北至通濟閘路幾何曰三十里問通濟
放一漕天井放幾漕曰漕規此閘啟則彼閘閉彼閘啟
則此閘閉一遞一漕不能使彼少而此多也余笑曰是
非漕規乃不知有漕規以至于斯也余查今戶部侍郎
張公所著居濟一得云通濟閘啟一漕天井閘可啟四
五漕其非一遞一漕也明矣天井閘下至在城閘止一
里三分一漕所容不過百二三十艘而天井閘上至通
濟閘長三十里一漕所容當可二三千艘多寡懸殊豈
有一遞一漕之理且兩閘相去三十里必俟會牌而後

啟放則此關已閉俟送牌者行三十里而後彼關啟則
彼關既閉又俟送牌者行三十里而後此關啟送牌既
未改用馬遞關夫步行日不過七八十里而已而天井
漕所容船甚少每進百二三十艘卽須停步行六十里
往還之久無怪乎日僅啟一漕終日閉關而後船阻滯
也吾與汝更定其法天井關止下與在城關會牌而通
濟關則聽其自爲啟閉而不必會則一日可進三漕矣
河官咸謂不會牌非漕規卑職等不敢違督漕大人令
余怒曰汝自不知漕規致誤漕務尙敢固執耶有議吾
更法者吾自當之則成爭曰凡會牌啟閉者恐兩關齊

啟則水速洩致上閘漕涸而損船也余笑曰天井雖啟在坊猶閉通濟漕長三十里再啟天津多一里耳三十里漕不畏洩水三十一里卽洩而涸乎濟寧河深九尺以三十里之通濟益一里三分之天井以一三乘三十作二十三分卽天井盡洩減通濟水不及四寸水九尺不損船水八尺六寸卽損船乎眾不能對遂行之是日天井進二漕較前已加倍然水勢陡急進船甚難二十一日復往監看細思其故因問天井在城二閘各下十幾板管河同知曰二閘各有十四板止各下十二板余曰汝輩爭論漕規汝輩不知漕規也甚矣舊法天井閘

下板十六在城闌下板十八故水勢平今板少故水急耳爲我趣添板則咸謂不可添板則水高力勇恐壞闌余詰曰十八板高與闌平乎曰闌高二十板今若十八板則去闌不遠故恐壞闌余嗤曰水性必平滿而後橫決但低一寸亦無害也曰奈猝無板何余曰天井在上流不增板可也在城則斷斷宜增汝謂在城故餘二板再益以天井二板共十六板可也趣行之水果平初用六十人引絳猶不能上今三十人速上矣是日進三漕又二日壅阻之船盡進而濟寧以南揚帆徑行無停泊之船矣蓋余初至濟寧時急于晤漕督于二閘未及審

視而是時漕船尙未擁擠亦思不及此今始爲改正云

穆堂別稿卷之十八

臨川李紱巨來

記七

漕行日記二

余既改定濟寧漕規船至卽行畧無停滯擬北行趨催
前船訪聞向來糧船至濟俱停泊金龍四大王廟前演
劇祭神旗丁藉此耽延裝卸貨物水手則利其飲食酣
嬉詭言神威顯赫

聖祖皇帝曾欽賜祠額無人敢慢不祭卽損舟虧折米石有害
公務催漕員弁畏執其咎雖他處嚴催至此地則不敢

禁也諸弁丁因余于梁王城拘演劇祭神者余所居蓮
亭適在神祠左僅一墻隔糧船至此皆剪牲望祭不敢
停泊廟中僇人從前日演劇應數舟力不勞而獲利多
自余來寂然自食又莫敢有代請者因自向閭人叩首
陳乞云渠輩自有賽神之劇與糧艘無涉乞聽許唱演
蓋藉此嘗試因以開其端耳余訶云賽神止用牲醴致
祭何必演劇且

大行皇太后喪未滿百日神亦不敢聞樂也因念余若舍此地
而北後至之船必且演劇延誤當俟尾幫過濟然後北
行又向側漕運總督催漕船至濟而止尾幫過濟卽拜

疏南還蓋自濟寧至南旺六十里當南北之脊水勢平正南旺以北則順流而下無庸催也漕督旦晚且至余亦應附

奏糧船過濟劄子遂止不行七月二十六日漕督張公遣賁

奏家人至附還余前所

奏劄子併具刺稱賀云本月十七日大人已奉

旨陞兵部右侍郎時余未准到部文而張公家人適先聞

恩命故來告知又二日張公至語余云此番奉

命代傅少宰助公催運當督催抵通入

覲雖拜糧船過濟疏不能遽南還然南北往還道遠吾當催
前幫煩公督其後俟尾幫過濟拜疏後卽前驅矣明日
偕張公登文昌閣觀漕船過通濟橋橋已中圯兩涯猶
在束水甚怒與閘畧同旣無閘夫引纜同幫亦不爲打
差之舉牽江甚哀而舟不前余語張公此非閘當照打
閘例飭同幫派水手助絳張公以爲然趣行之舟果速
進八月初五日尾幫盡過濟張公拜疏行余亦附上
奏劄初六日督尾幫前進至十里鋪過通濟閘傳閘官封
南柳林閘嚴諭再四敢盜啟必叅不貸蓋汶水至南旺
分水龍王廟三分北流七分南流尾幫旣過南旺尋速

北漕故封南閘俟尾帮過臨清盡出閘河然後啟南柳
閘分汶流濟南漕此漕規也初十日過南旺登隄審汶
水分流形勢時晴霽之餘汶水猶壯滾滾東來氣如白
虹心甚快之遙望東草場湖在汶水北馬踏湖在汶水
南隄西爲南望湖蓋山東六湖之三號爲水櫃濟漕所
亟需者皆淤爲陸地河務漕務廢壞甚矣蔓草中宋尙
書祠在焉守祠諸孫來謁因詣祠薦辨香念昔人疏鑿
偉烈悵然太息是夕至開河烟光中望民居頗繁五更
解維傳檄通漕放船晝夜行毋許刻留每至一閘停舟
守催務使去者無少停來者無少斷望前舟檣影稍密

或後舟相望稍稀濶卽遣兩舨弁兵馳馬拿首泊船丁是時蒙

天恩陞兵部故沿河武職頗効命雷令風行馳馬未至而停泊者已邁進矣十一日至靳家口十二日至張秋決口已築曹家單薄一帶又增築月隄署通判表璽來謁併呈築隄工料細冊甚明旰夕陽映湖面紅紫黃狀將昏復明因循隄閱新工令家人取木椿杯試俱堅實問表倅才長而料理盡心云十三日至荆門閘初余嚴飭漕船每至閘口俱揚閘徑行不得用隄閘法揚閘者放舟中流指定閘口衝閘而下隄閘者泊舟岸傍循岸至閘

口始正舵下閘揚閘失尺寸卽觸舳壞舟隈閘則無此
患然隈閘迂緩食頃始放一船若揚閘可八九船矣故
余嚴禁隈閘及至荆門一船橫閘口方用數船轉緯牽
引數百人譟呼齊力久而始正詢之蓋仍用隈閘法船
依東岸至閘口振舵過猛船尾西掠而致然也余召閘
官訶詰胡不遵揚閘法汝輩慮揚閘險今隈閘不更險
耶嗣後敢隈閘者必懲仍飭夜中放閘多置火炬是夕
月甚明燈火照燭如白晝篙舵嚴飭距閘數百步舟人
肅若銜枚執舵審固指閘長驅如矢赴的前後蟬聯不
絕達旦放舟百六十無絲毫觸舳閘丁驚以爲神十五

日至阿城間阿城屬陽穀古阿邑故名聞吏來告水勢
猛揚聞恐冒險乞仍隈聞蓋是時南柳林間封閉已五
日汶水方盛故下聞頗急余登岸閱視兩涯有月隄橫
截小汶逼水趨聞故勢益猛亟令鑿月隄中斷以分水
勢船行甚穩是夕中秋月明如晝據高崖督催時徘徊
步聞上下月光照映枯髯如雪自念年甫四十九而早
衰如此因憶去歲中秋在永定河用子瞻和子由七言
古體韻再疊一篇末云河濱放廢河濱出長笑一生江
海客慨然久之東方漸白聞聞吏今夕放舟幾何日百
八十五艘因戒令毋違揚聞法解維行十六日黃昏至

東昌文武官弁來迎詢前船云過行無少泊者先余嚴
飭禁沿河催船弁丁毋許索運丁陋規至是訪聞運丁
餽都司某瓷器不受再送始留其半因訊運丁何違吾
法彼不受亦已矣何故強之曰彼今歲固不敢受也運
丁歲改僉而舵師多仍舊恐伊等明歲修怨故仍餽少
物然廉者辭貪者亦不敢索較往歲費僅十之二三卽
拜賜侈矣因置不問明日止不行山東運河以濟寧東
昌德州三處爲糧船卸貨地尤易至延緩故停舟嚴催
焉嚴撰鄧子鍾岳東昌人也遺人致羊酒鍾岳爲余辛
丑典試所取士方以內艱家居因往弔焉日下春解維

行至梁家鄉閘十八日至戴家灣十九日至臨清磚閘
上河通判及知州來迎糧艘阻滯繫纜兩岸約三四百
詢其故通判云此間土石二閘相距僅半里較濟寧在
城天井二閘尤險窄蓄水無幾放數船而水涸復下板
蓄水上流來疾而此閘行緩不能不阻滯也先是余令
濟寧以北通漕放行惟此閘員弁以爲不可傳少宰所
委堂主事蔣永祿在臨清眾人屬爲稟請云臨清閘險
與他處不同倘通漕失一船則搶米折船壅塞河路欲
速而反不達仍乞照漕規啟閉余未至其地不敢遙斷
因許如所請然目覩滯舟旣多一夕止放九船宜思變

通且遙望地勢亦不甚陡峭明日二十移舟過閘止半塘以水平測之磚閘較石閘僅高七尺餘因亟飭通漕通判等來稟云臨清二閘從來無通漕者緣地勢陡急通漕則水疾瀉而漕涸所泊數百船淺擱立壞誰償此數十萬米者余語曰吾度其高下審矣趣啟板毋多言通判等頓首請雖死不敢通漕余怒曰果壞船余任其咎遠行之通判等不得請惶恐出向余家人言大人雖云獨任咎然我輩所司何事果船壞安能逃罪屬家人來代請余聞其說擊案叱之曰不遵吾言卽以誤漕劾爾等矣始踉蹌去時漕督張公猶泊舟石閘外相距二

里許通判等奔告張公公謂

欽差大人既願自任咎聽之可也通判始率閘夫啟板限閘放船余飭令揚閘行通判等復懇云臨清險閘從未有揚帆徑下者夏初總漕大人因雨後大水通濇諭令揚閘下二舟俱衝沒今斷不敢蹈覆轍余謂夏初水大故壞船今水弱無害也必揚閘于是銜艦遄進時夜已闌日將出矣放船百七十船未嘗走溜凡船下閘急旁衝至淺處謂之走溜卽損船也忽有閘夫來報上流水涸一船淺擱通判等咸失色謂吾等勸阻不聽今果然矣余笑曰水涸則俱涸安有數百船不淺而一船獨淺之

理必此船泊崖未歸洪耳洪河中深道也遣人視之旋
來復云舟移入洪已得水矣余謂吾固知其如此速爲
我進船天漸晚昏黑石閘外多淺濞日中插木標識之
夜莫能辨余令木標上俱繫小燈籠船疾進無阻將五
更而四百餘艘盡出閘通判等驚嘆曰臨清二閘通漕
而水不涸從無此事亦斷無此理此特大人奉

聖天子威靈河伯效順陰爲贊相耳終不可奉爲漕規余應
曰君輩坐不通理耳水性就下千百里相同下流去速
則上流來亦疾從前此二閘不敢通濟放船因上流未
通漕水源短故易涸今自南旺至此四百里俱通漕自

南旺以上泉源又不下數百里而漕船所泊近在三四里內通漕放行爲時纔一晝夜安有千里河流平放一晝夜而下流末數里遽至枯涸損船者君試思之衆始恍然悟遜謝不敏而退二十二日余舟出閘入衛河總漕張公遣人來告已拜疏恭報糧船出閘卽前行不及待余亦遣人賁摺

奏出閘日期而傳公所帶蔣司官亦令彼沿途催趲卽先行還

京師余獨督尾帮焉衛河當閘口有攔門淺頗阻漕艘衛河出衛輝水故清近年漳河自大名南徙至館陶卽攔

入衛河故衛水亦渾處處淺淤此間口淺先經濟東道
吳君捐貲挑濬故利涉無阻日午行十餘里北風大作
舟阻不得行日暮自爲文割羊酒河神旋得微雨風少
息然天黑不可行天明猶有微風行數里至半邊店風
漸勁又二十里至油坊益猛維舟少泊油坊屬夏津縣
日晡風微復行四十里至渡口驛天黑甚止焉三更後
月出行三十里天明至武城風作不可行日中稍微復
行五十里至夾馬營驛一路河曲如鉤北風雖息久而
始達江西湖廣糧船因連日風逆兩涯阻滯殆數百艘
命舟窮進求首泊者嚴催焉是夜至爛泥淺自武城以

北河皆曲此地曲尤急洄流淤泥成淺歲阻舟行今春
未經挑浚其淺瀾甚連日水落日纔過數十舟是日水
又落尺許止過十數舟蓋衛河水涸而臨清以上閘河
下板汶水又阻絕也是夜飛檄飭臨清至南旺閘官通
漕十日仍飭南柳林閘封閉五日遏汶使北二十五日
水驟長五寸餘過百三十艘二十六日水如故不加長
疑閘河各官不盡奉檄差把總飛馬溯流查不遵檄者
取職名候叅是日仍過船百三十餘艘二十七日水復
落尺許止過六十餘舟亟致書巡撫黃公令飛檄封南
柳林閘併通漕十日蓋衛河既涸須藉汶水直送至天

津不獨山東境內而已然汶水由南旺至此五百餘里羽檄由濟南轉行卽星馳去水不能遽至且日益淺二十八日晨起令下河通判作草壩逼水而通判庸懦材物民夫俱不能辦武城知縣畏漕河多累已投牒求去一巡檢爲專汎河官年七十餘無可督責河兩岸又不屬武城東爲恩縣西爲德州武城知縣委一典史一驛丞來亦不能召夫役日暮止過三十艘余悶甚二十九日水益落舟不能前余督淺夫挑河夫憊玩不力終無少濟時戶部按漕規舊限謂八月將盡而糧船過天津者僅及半移文巡撫黃公因遣濟東道吳君興業副將

黃君元讓來相爲料理二君甚精勤吳尤出力先是黃公委二君于臨清催漕吳君因挑淺者不力日立水中鋪小如羹七挑泥少許擲數步外水洄漩仍淤故處日用夫數百而河深不能以寸吳君立買泥法懸錢河干令淺夫以小船載泥至岸船給大錢百四十夫爭趨之一旦夕買泥四百船河深通矣至是吳君復用前法謂天氣較前稍寒船加給錢二十挑泥百餘船淺稍平過船六十是晚水亦長五寸許明日爲九月初一日復長三寸草壩亦成撫州旂丁又自爲隘牌一座隘牌者立十數木柱取舟中木板累綴焉束兩涯水盡歸中流使

河隘而水高也于是水深至八拿尾帮百七十五船盡
出淺夜二鼓矣余始解維前進行五十里天明至鄭家
口初二日早行五十里至故城縣南風大順而河道迂
曲順與逆等日暮少泊復行三十五里至四柳樹止不
行前後飛騎查催船丁亦無敢停泊者初三日行三十
五里至德州又三十五里至桑園尾帮未至維舟催之
夜分北風大作舟不能前初四日風猛如故日暮稍輒
尾船始盡出山東境行十五里至滑家口西岸屬景州
東岸屬吳橋縣又十五里至安陵三更矣復行六十里
天明至連窩早飢是日初五近午復有北風行三十里

薄暮至東光縣風漸微行四十里至泊頭河間大市鎮
譙樓始打四鼓天甚黑餅市酒肆作苦者已早起燈火
隱映三里許坐數行船尾帮至天已明初六日行二十
里至家堰又二十里至薛家窩西南風作頗利嚴催
之行三十五里至磚河驛少休復行三十里二更至滄
州又行四十里至興濟有驛曰乾寧屬青縣驛有更鼓
四更矣維舟俟天明行三十里至青縣西南風大順蓋
河自滄州以北不甚曲風利行駛四十里至流河驛亦
屬青縣又二十里至唐官兒屯又二十里日晡至陳官
兒屯又二十里黃昏至雙塘兒又十五里至靜海縣近

二更有丞來因詢總漕張公過此已幾日云已七日計此時當至

京師矣望糧艘有脫帮者碇舟以待仍遣人迅催天明始至因押尾帮行二十里日近午至瀆流前船頂大帮止不行余出船視之則各船丁役咸鼾睡如雷引緯者帶緯睡撐篙者拄篙睡打犁者臥于舦側執舵者伏于舵牙余驚怪何以皆睡令呼之使覺則咸拭兩目語曰一月晝夜行船不得少寢息目盡腫幸少停得無睡耶余笑曰爾輩篙舵有更番者猶當得少休余乃誠一月未安寢耳益余自濟寧至此晝夜趲催衣未嘗解帶目未

嘗交睫實一月未睡也造望前船首尾相銜無可催趨
因停舟遣所帶蘇司官賁劄子請

旨併請截留尾幫數百艘蓋沿途詢回空糧船云北河水涸
非截末數幫必仍凍阻也先是康熙五十九年漕船過
淮違限後至者不及回空凍阻千餘艘六十年湖廣江
西浙江缺船僱募民船應運南北河道不同船戶咸不
應募旂丁以高值和僱率船費銀二百餘兩有司捐助
有名無實運丁多破產又民船至淮逡巡不前抵通益
遲凍阻者益多六十一年漕運益困浙江江西借官銀
造艤船以運官民皆病湖廣則買川船價稍省然丁力

亦因帆船類糧船而稍小費銀四百餘兩稱貸計息費
幾及六百川船蓋四川運米入楚者川中木植賤又三
峽陡瀉船旣下不可復上鬻米者因併船鬻之價不過
用銀百餘兩然旂丁本窮乏忽增買船費又取辦旦夕
間破產者止得賤值乞貸者必加重息子母權計亦不
下銀二百餘兩于是三省新運旂丁皆因其凍阻者困
尤甚旂丁行糧止敷往返半費借載商貨資之今旣凍
阻卽冰泮猶不得南行漕規回空者讓重運二月解凍
遼山東新運北行凍阻諸船悉封其樁楸七八月間新
運行汜始許解維到家已冬初矣以不足一歲之行糧

供兩歲之用饑寒無策運丁鬻帆桅篙槳以食甚者衣食既盡水手亡命無賴則皆去爲盜賊沿河蔬果雞犬白晝橫攫夜則明火執杖劫掠村庄有捕者則應曰我運船水手也爲盜死飢餓亦死姑取少物以延旦夕耳

山東巡撫

奏請發官銀七萬餘兩貸之六十一年凍阻過半多至二千九百餘艘

奏請發銀十四萬兩貸之猶不足劫歛無虛日于是沿河民居亦病其尤病者糧船凍阻則沿河州縣例發民夫打冰窮民盈千百短褐單衣露裸立水上打之乍開旋

合舟行日不能數丈而打冰者稍失足則沉入冰底併
屍不可得其寒凜致疾而死者更不知其幾何無論運
丁不能造船逃亡相繼漕運廢阻沿河州縣畏催漕之
難多投牒求去蓋漕務之壞也極矣余深知其然故不
避險艱力請截漕以紓其困也初九日早行四十里至
楊柳青又四十里至天津衛是日南風勁有加不止落
帽而船不能前日斜維舟南關教場前癖性畏人不復
爲登高之行悶坐舟中候回京之

命須臾有天津總鎮徐君來謁云兵丁列隊河干候迎謂大
人必入城不知泊船此地余亟令撤隊笑謂徐君曰本

兵固當閱操但尙未到兵部任不勞士卒也已而天津
道年君鹽運使段君繼至咸謂城中已掃除公館大人
奉

欽差乃駐宿河干地方官吏不滋罪耶余謂因候請

旨奏摺耳否則揚帆徑過不敢煩地主迎送矣各餽餼牽並
却之初十日下春總漕張公

陞見回至津差人來問安好余卽過張公船請

聖安外首問截漕事如何蓋余于濟寧曾語張公以尾末數
帮必請截留天津庶軍船得歲內回空不誤明年新運
也張公搖首云事竟不諧余如公意

奏請

皇上亦以爲然令與總理事務王大臣及倉場總督直隸巡撫同議直撫以爲必不可行露囤則恐壞米借民房則無如許民房可借且起囤費用銀無從出遂中止

聖意頗不懌謂雍正改元政治一新而運船凍阻如舊可乎倉場總督不得已議爲半起半囤之說將來亦不知何如也余謂果爾必凍阻然余已另具劄子條陳截漕事宜旦晚得

旨還

朝當面

奏也張公笑曰此事全賴公濟則漕運之福也張公是夕
卽南行十二日余登岸遍覽教場前歲囤米處其地三
面臨河便于起卸心甚喜乃返十三日余賫

奏劄人至有

旨着卽回

京十四日遂行